

# 歷史為什麼對他選擇性遺忘(上)

文學溪林

熊召政

在很長的一個歷史階段，對元朝及忽必烈的研究，一直諱莫如深。雖然我們從小就念過王朝更替的順口溜：「夏商周，秦漢晉，唐宋元明清。」而在史學界，口頭上雖然承認宋明之間有一個元朝，但研究元朝的史學家，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文學界更是這樣，無論是舊中國還是新中國，正面描寫元朝歷史的文學作品，一部都沒有。在較長一段時間裏，凡是涉及到元朝的文藝作品，其統治者基本上都被污名化或漫畫化，他們被稱之為「胡虜」，是入侵的異族。

這樣一種認知實在是由來已久。我六歲時，外祖父教我念舊體詩，讓我印象最深的有兩處，一是岳飛的《滿江紅》的那兩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二是陸游的《示兒》「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由此可見，在中國漢族的千千萬萬個家庭中，童年乃至少年所受的家教，就是要我們不忘國恥。國恥是什麼？就是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日寇入侵，宋明的亡國也被列為國恥。岳飛說「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講的是大金王朝入侵北宋都城汴梁擄走宋徽宗、宋欽宗父子二人的故事。大漢天子陷入敵營中成了俘虜，這是何等難堪的事。滿人入關明朝滅亡，被迫出塞的江南詩人吳梅村，寫下的詩句同南宋的陸游一樣，也很沉痛，在《出塞》詩中，他寫道：

玉關秋盡雁連天，磧里明駝路幾千！  
夜半李陵台上月，可能還似漢宮圓？

吳梅村大名吳偉業，是江蘇太倉人，與他齊名的還有一位抗清復明的鬥士、大詩人與學問家顧炎武，也經歷了王朝更迭之痛。他是江蘇崑山縣人，與吳梅村是鄰縣。兩人都是明末遺民，不肯仕於清朝，顧炎武學問比吳偉業大，但吳的詩名比他高。顧炎武也寫過一首亡國之痛的詩《古北口回首》之四：

霧靈山上雜花生，山下流泉入塞聲。  
卻恨不逢張少保，磧南猶築受降城。

無論是南宋的岳飛與陸游，還是晚明的吳偉業與顧炎武，都有着強烈的忠君愛國思想，在他們從小接受的文化教育中，君與國是連在一起的。國必定是漢人建立的王朝，君則是這個王朝的開創者與繼承者。如果不是這樣，士人乃至百姓就不會接受。為非漢人統治的王朝服務，就會被視為變節，成為「貳臣」，從而遭到口誅筆伐。

中原乃至江南的讀書人，從小就受到這種傳統的家國情懷的熏陶，沉浸既久，就形成了一種風氣：異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即是虜寇入侵，有氣節者，寧死不肯投降，文天祥、陸秀夫就是典型的例子。即便屈服於強權，內心也視他們為「沐猴而冠」，從而詆毀，不肯真心地合作。

客觀地說，我也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長大的。外祖父最早塑造了我的價值觀。我十六歲成為下鄉知識青年，在孤寂清冷的長夜中，讀到明末抗清英雄張煌言的一首詩《四辰八月辭故里》（其二）：「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記得第一次讀這首詩的時候，我熱血貫張很是激動，立即抄到本子永久保存。抄寫背誦這首詩，不再是外祖父的要求，而是我主動

作為。這說明了一個問題：即我的歷史觀已在家教中確立，我的家國情懷就是對虜寇的仇恨。

2005年，我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之後，我的這種狹隘的歷史觀才開始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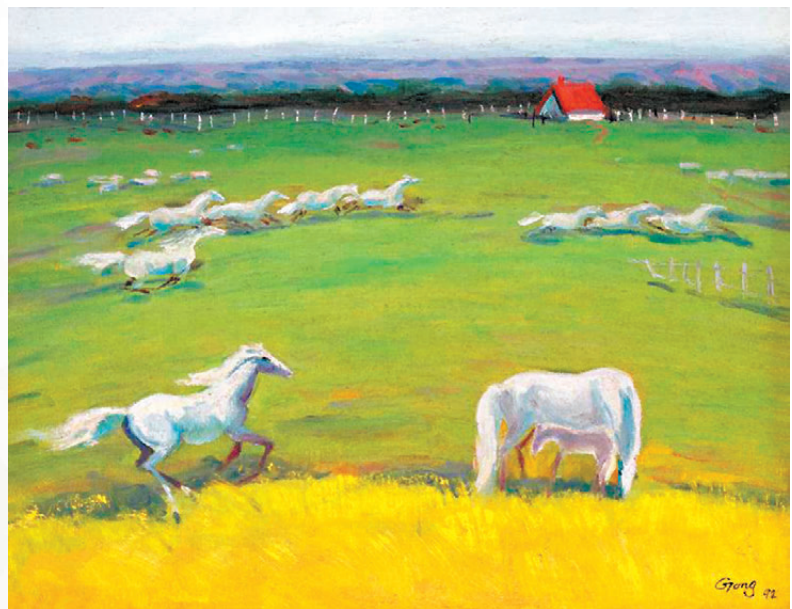
得獎的當年冬天，我被邀請前往參加哈爾濱市阿城區召開的金源文化研討會。我當時並不知道金源文化具體的指向是什麼，到了以後才知道，金源文化就是創立了大金王朝的女真人的文化。我在幾位當地的金源文化的研究者陪同下參觀了大金歷史博物館，也是第一次看到了這個被岳飛斥為「胡虜」的女真人的英雄群像。在這裏，大金王朝的創立者完顏阿骨打、吳乞買、完顏宗翰、完顏宗望等人物，都被當地人所尊崇，這是在我接受了「胡虜」這個教育之後，第一次看到了女真人的歷史以及他們如何入主中原的奮鬥歷程。應該說，這一次訪問給我打開了另一個理解中華民族的視角。過去，我都是聽漢人怎麼說，現在，我終於聽到了「胡虜」怎麼說。幾個月後，即第二年早春，我又受邀訪問了豫北平原的湯陰，並參觀了始建於明代的岳飛廟。岳飛是湯陰人，儘管周文王被拘的羑里城也在湯陰，但在老百姓的認知中，岳飛仍是湯陰城家喻戶曉的第一名人。他一直被尊為民族英雄，其岳飛廟更是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阿城與湯陰這兩次旅行，讓我看到了一個無法迴避卻又不得不正視的問題，即如何看待九百多年前的那一次宋金兩國的戰爭。湯陰尊奉並得到承認的岳飛與阿城尊奉的並建立了金國的完顏阿骨打，究竟誰是民族英雄，誰是中華歷史真正的推動者？

由此，我對這段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開始搜羅相關史料，通讀宋、遼、金三國史。2006年，我將研究史料的心得寫成一萬多字的散文《夜裏挑燈看劍》，第一次提出宋、遼、金是中國中世紀的大三國。他們都為中華民族的拓展與傳承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文章寫出後寄給了北京的一家刊物，編輯回信說「內容太敏感」而婉拒發表。最終，這篇文章得到吉林《作家》主編的肯定給予刊登。爾後，《新華文摘》又全文轉載了這篇散文。我在文中主要的觀點是：大金伐宋造成的王朝鼎革，不是邊鄙的、落後的民族消滅了中原的、先進的漢人王朝，而是新鮮的、充滿活力的政治集團取代了腐朽的、沒落的統治集團。

我的這種歷史觀的改變是基於對史料研究的心得，以及對歷史趨勢的判斷。「漢」與「虜」在中華大地上實為一家，新中國成立時就提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理念，這個建國的綱領使華夷分裂變成中華一家。但是，傳統的思維習慣與漢人獨尊的文化觀念，並沒有在我們的認知中消除。相反，許多人（包括官員與一些學者）還秉持着舊有的思想觀念，發表一些不利於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言論，甚至錯誤的決策。習近平總書記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這兩個字非常關鍵。只有在思想上、心靈上牢牢鑄就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識，並落實到政策上行動上，這種符合歷史趨勢的更為寬闊的家國情懷，才能成為推動中華歷史前進的偉大動力。

基於這種認識，我在2019年完成了四卷本長篇歷史小說《大金王朝》，茲後，又投入到我的第二部長篇歷史小說《忽必烈》的創作中。（未完待續）

（作者係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全國政協委員）



●畫家官其格以草原文化為主題的油畫。

## 與羊群一起奔跑

楊亞爽

今天，他是羊群的速度  
青草的山坡攀住了白雲  
他像一個高度，驅趕着  
更多的白雲，向雲的領地進發  
誰能聽到他孤獨的歌唱  
在群體的背後，他的柔弱  
與眾不同，和草地上的風一樣的  
透明。多少時日，他的羊  
成了家園的旗，他是要到達  
眾多的城市，才能讓羊的草  
化為暖日下的雨水，飄搖到  
匆忙的身體上。與羊群一起奔跑  
他的眼中湧出了更多的羊，它們如同  
潔白的鹽，尋找着融化的源泉

（作者係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 時代詩行

## 風不會吹滅筆尖的火焰

吳垠康

人創造了筆，筆書寫了人，摧枯拉朽的歲月之風，不曾吹滅筆尖的火焰。桐城三祖，吳中四士，竹林七賢，酒中八仙，雖遁入塵埃，卻瀟灑墨香，馴服一茬茬執筆者，青絲變白髮。

去理髮店，推子上的白髮一次比一次耀耀。白髮是將黑髮抽空的魔術，那些黑色素，也是炭，也是煤，而且燃點更低，即使一粒靈感的火星，都可以點燃興奮的筆尖。火焰很溫暖，很明亮，不經意間，滋潤出一輪輪文字的葦蕪。

我曾在鄉村學校的講台站了二十年，最寶貴的青春年華，沾滿層層粉筆灰。我的枝頭，當然還有葉子搖曳，但基本上是無夢的葉子。我只能循着父親執教的軌跡，一邊厭惡少時折斷的翅膀，一邊揮霍寡淡的餘閒。沒想到，當時代的洪流喊醒內心的止水，彷彿葉子遇上了陽光，一伸手，光合作用已將小陽春攬入懷中。2003年初夏，縣報社需從基層選調工作人員，如同員外家千金拋出的繡球，毫無徵兆地砸在了我頭上。

此前，我的文字烙着文學的標籤，半道出家要去採訪，要寫報道，要做編輯，要操刀「編者按」，只能邊學邊幹。好在有總編的信任，有前輩的指導，有啃新聞專業書籍的衝勁，一段時間下來，勉強上道了。在合適的場合，總編不失時機地推銷我，譬如文字功底呀，勤懇敬業呀，我自知我有媒婆的心計，更有媒婆的期待，即使是膿腫，也可能說成艷若桃花。功夫不負有心人，總編的推銷在2005年春天有了收穫，縣工業園區需要搞文字的，我再次被幸運了。

園區與各色人等打交道，許多工作都是摸着石頭過河，五加二，白加黑，每天有幹不完的活。彷彿身後有一支鞭子，勁頭十足，不知疲倦，短短三年，摩托車跑壞了六隻輪胎，我不但把園區的宣傳工作打理得風生水起，而且文祕能力上了一個新台階，與外商打交道也不拘謹了，還同不少拆遷戶交上了朋友。昔日的荒山，變成了工業新城，不時有老家的鄉親來向我打聽企業招工信息，那感覺就像自己下了蛋。經歷也是財富，一路走來，我見證了



●筆尖的火焰可以燃燒至很遠。

AI繪圖

園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成長歷程，園區也是我從單一的文字工作者向行政工作轉型的速成班。阿基米德說，只要給我一個支點，就能撬起地球。其實，這樣的支點，如春天的蘑菇，總在那些有準備的夢鄉破土而出。

那年正月，去鄉下做客，宴席上推杯換盞，或雞毛蒜皮，或施政方略，都成了下酒菜，其中就談到正在試點的農民醫保制度。出乎意料的是，剛從鄉下起回城裏，便接到電話，讓我第二天去剛剛成立的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局報到，而領導推薦我的理由，仍是寫作特長。因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一項新政，萬事開頭難，必須把宣傳作為推進工作的第一道工序，而我理所當然成為合適人選。

一些人抱怨文學不值錢，但社會需要文學，需要作家，即使不刻意用手中的筆去「敲門」，客觀上多少能起到類似作用。像我後來被聘為全國旅遊質量監督員、連續四屆擔任縣政協委員、連續十年為「宿松春晚」定製語言類節目，無不感恩文字的饋贈。

時光荏苒，白駒過隙。再過幾年，我就要退休了，當然這只是人事勞動部門的定義，畢竟文字與工作有關，也可以無關。不忘初心，筆尖的火焰，可以燃燒到終點，甚至更遠。

（作者係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

## 潤物細無聲

白曉輝

幾天前，我晚上下班到家，已經是八點多，打開房門看到燈都未亮，心想：人都去哪兒了？

過了一會兒，兒子和他姑姑回來了，我問：「幹啥去了？」「寫完作業後陪姑姑散步了。」他說。妹妹近期剛剛寫完本科畢業論文，母親讓她來幫忙帶孩子，我給她訂了張機票，她從學校直接來我家。我和妻子在寧波上班，兒子在此讀小學四年級。

聽兒子說散步，我猜到了其中緣由。今年十月，岳父岳母從山東曹縣老家來小住，因距離機場遙遠，就給他倆訂了火車臥鋪。不料，到達後的第三天，岳母突然高燒超過40℃，因她年事已高，又有腦梗等基礎病，就連忙送到寧波最好的醫院治療。住院二十多天，把全身用各種儀器仔細檢測，花費數萬元後，最終確診為只是旅途勞累引發發燒，待痊癒後才放心出院。

岳母出院後，妻子買了各種當地特產盡情招待他們。岳母因腦梗後遺症，吃飯時手不停地顫抖，妻子就給她餵飯，動作輕柔而耐心。晚上，我們常常陪岳父岳母出去散步。兒子顯然將這一切盡收眼底，銘記於心，如今也陪伴姑姑散步。



●兒子抓了些艾草放進水桶中。

AI繪圖

我正沉浸在回憶中，他從浴室拿來兩個水桶，又拿起水壺去廚房燒水，再從陽台的塑料袋裏抓了些艾草放進桶裏。待水燒開，他把水倒入桶裏。他不斷地接水、燒水、倒水，專注而認真，引起了姑姑的好奇：「白益銘，為何不加些涼水在桶裏呢？」兒子解釋道：「姑姑，讓水自然冷卻更好，還能借助蒸汽熏腳。不過，可不要將腳直接浸入熱水中，而是懸在半空。這樣既能享受到熱氣，又不會燙傷。」他一邊耐心解釋，一邊從浴室取來一條柔軟的浴巾鋪在姑姑膝上，又細心地將整個桶邊緣包裹，防止熱氣散發。

目睹兒子忙碌的身影，我不禁想起前些日子妻子為岳母泡腳時的溫馨畫面。她堅持讓開水自然冷卻，拒絕兌入涼水，堅稱自然冷卻的水更佳。我覺得並無科學道理，不過還是被兒子一板一眼地學到了。

兒子又拿來些點心和水果放在姑姑手裏，讓姑姑邊吃邊泡腳。這一幕令我想起岳母泡腳時，妻子也常常為她準備水果和點心，然後蹲下身來為她輕柔地洗腳，那份孝心與愛意溢於言表。

自從姑姑來後，為了陪她散步、泡腳，兒子每天早早寫完家庭作業，慢慢

改掉之前寫作業拖拉的毛病。

看着他細心照顧姑姑的樣子，我忽然明白，教育的真諦不在於說教，而在於「潤物細無聲」的示範。每一個微小的行為，每一次無意的付出，都在悄然塑造着孩子的品格。這一刻，我為兒子的懂事和體貼感到無比欣慰，也更加堅定了要以身作則、傳遞愛與溫暖的決心。

（作者係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